

浮世绝香 I

无非由著

FUSHI
JUEXIANG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浮世绝香

FUSHI
JUEXIANG

I

无非由
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世绝香/无非由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7

ISBN 978 - 7 - 5354 - 4049 - 5

I. 浮… II. 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3586 号

责任编辑:程华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三合广告

责任印刷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960 毫米×640 毫米 1/16

印张:36 插页:2

版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50 千字

定价:46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第一章	王 丧	1
第二章	四 绝	10
第三章	赌 约	21
第四章	识 名	33
第五章	共 阅	42
第六章	赠 曲	51
第七章	情 丝	60
第八章	销 魂	73
第九章	乔 沙	81
第十章	问 琴	90
第十一章	书 信	99
第十二章	佳 人	108
第十三章	谎 言	127
第十四章	无相波罗	137
第十五章	求 亲	147
第十六章	锦 盒	155
第十七章	佳 节	165
第十八章	灯 谜	174
第十九章	拒 聘	183
第二十章	生 波	193

第二十一章	天 意		202
第二十二章	入 府		213
第二十三章	送 礼		223
第二十四章	风 来		233
第二十五章	花 签		247
第二十六章	怀 喜		256
第二十七章	绵 针		267
第二十八章	往 生		278



第一章 王 丧



天垠朝，西藩地，宁西王府。

第三代宁西王凤宇赞薨逝，整个西藩之地素装挂孝。王府内更是白幡招展，素孝遍地。灵堂之内，哭声震天，世子，不，如今已是新晋宁西王凤九天，站在堂内，一双星眸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他素袍在身，长发披散，发髻上扎着一缕白绫，那一张俊美绝伦的脸，本足以倾倒众生，此刻，却是冰冷异常。

灵柩静静地摆在堂上，堂下左边跪着一地的前宁西王妃妾，多在嚤嚤地低泣。

有人搬来了一张椅子，他缓缓地坐了，接过仆人递过来的茶盏，吹了两口，漫不经心道：“父王生前的意思，想必各位娘娘都听清楚了的了？”

哭声突然就大起来。当前的一人，抬起头来，满面泪痕，那一张美丽的素颜如今已然扭曲，两眼直直地望着他，牙齿几乎就要咬出血来，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他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地的女人，突然厌恶顿生，懒懒地扬了扬眉，叫道：“管周何在？”

门外人群中立刻站出来一人，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，淡淡答道：“奴才在。”

凤九天道：“你去安排，今天日落之前，我不想再看到她们。”

哭声骤然震天，凤九天双眉一锁，眼光忽然凌厉，厉声叫道：“闭嘴！再敢发出一点哭声，本王……让你们永远都不能再发出声音！”

哭声立刻停止了，灵堂里安静得连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。有人拼命地捂住了嘴，却仍然有一个人没能忍住，喘了一声，一瞬间，仿佛所有人的

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那女子更是吓得呆住了，一时之间张大了嘴，连哭都忘了。

凤九天手一松，茶盏“咣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摔成两半，茶叶和水溅了一地。众人都是浑身一颤，站在他身旁的贴身小厮牟汤连声叫道：“还不来收拾了？”

立刻有人上来飞快地将地上的残渣捡了，凤九天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走到那一堆女子跟前，众人都低垂着头，不敢吭声，他看了半晌，突然伸出手来，将第二排左侧的那个女子拉了起来，那女子吓得浑身发抖，却听他冷笑道：“韩夫人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

那女子只是抖，说不出话。他冷冷地哼了一声，百无聊赖地放了手，转身走到灵柩前，冷声道：“父王，孩儿如今成了这王府的主子，反倒有人不把孩儿当回事了。哼！来人，将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，以后别再让我听到她出声！”

门外立刻走过来两个人，将韩夫人架住，那韩夫人吓得大哭起来，拼命地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此时方才抬头瞪他的女子忽地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他连头都没回，只是抄起双手，仍然看着那灵柩。那女子恨恨叫道：“凤九天，你不要太过分！她……好歹也是先王的侍妾，你有什么权利处置她？”

凤九天冷了脸，道：“哦？霜侧妃的意思是……在这西藩之地，我这个王，还有处置不了的人？”

那女子顿时一怔，却恨意横生，叫道：“你是王，当然可以处置任何人，只不过……她犯了什么事？你要这样对她？”

凤九天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懒懒地看向她，冷笑道：“本王以为霜侧妃是个明白人，想不到竟然也是个蠢货！她犯了什么事？需要本王向你解释？”

那女子脸色一白，狠狠道：“你！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？你不过是……那个贱人生的……野种！”

凤九天眼光一凛，锐眸忽然眯起来，冷冷笑道：“贱人？今天本王就让你尝尝什么叫做贱人！来呀！将这个贱人拖出去，给我掌嘴，这里的每一

个人，都打她一巴掌，不见血……就放你们的血！”

那女子气得浑身发抖，还来不及说话，立刻上来二人，将她架了出去，她挣扎着，凄声厉叫道：“你们敢！我……我是堂堂先王侧妃，你们竟然敢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没有人理她，径直将她架到院中，所有的人立刻站到一旁。管周走上前来，说道：“霜侧妃，得罪了！”说完，“啪”地一声打到她的脸上。

那耳光的声音无比清脆，仿佛敲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，所有的人，都忍不住震了一下。却没有人敢说一句话。

凤九天缓缓地走到门口坐下，又有人奉了新的茶来，他拿在手中，嘴角噙着一丝笑意，眼光却是冰冷无比。

霜侧妃刚开始还叫几声，渐渐地已经叫不出声来，嘴角鲜血不止，脸已经红肿不堪。院子里站了约摸有二十多个人，每个人打过来，霜侧妃已经气竭，晕了过去。架着她的人松了手，她立刻委顿在地。

凤九天眼光一闪，冷笑道：“当真是个贱人！碍眼！”

管周马上挥了挥手，底下的人拖着她出了院门。凤九天这才站起身来，将茶盏递给牟汤，转过头望了一眼屋子里的女人，沉声道：“立刻送走！不准出声！”

屋子里的女人皆是一震，却只得拼命地捂住了嘴，默默地往屋外走去。十来个人陆陆续续地出了门，管周方上前轻声道：“王爷，太王妃……”

凤九天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她还没死吗？还在等什么？”

管周道：“她说，要见您最后一面。”

凤九天眼光微变，冷冷笑道：“哼！老东西，到现在还不死心。你去跟她说，本王没功夫见一个将死之人，本王只有兴趣看到她的尸体！”

管周神色一顿，转身去了。凤九天这才回到灵堂之中，站了不到一刻钟，就见一个约有四十来岁的妇人，披头散发，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边跑边叫：“凤九天！你这个逆子！你给我出来！”

凤九天怒气顿生，转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看着她。那女人直奔到他跟前，就欲上前拉扯他，却被牟汤一挡，她身形不稳，顿时后退几步，她身后跟了个小丫头，连忙扶住她，急声道：“王妃小心！”

凤九天忽然指着她冷冷道：“你，叫谁王妃？”

那丫头一惊，连忙低下了头，连声道：“奴婢知罪了！奴婢死罪，请王爷饶命！”

凤九天两眼一眯，道：“饶命？你可知道本王从来不喜欢饶命这两个字？”

丫头吓得浑身一软，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头，泣声道：“奴婢知罪，求王爷饶了奴婢！奴婢知罪了！”

那妇人扑上去扯她，口中厉声叫道：“宝珠你给我起来！你怕什么怕！我叫你起来！这里除了我，没人能治你的罪！”

凤九天冷冷道：“哦？想不到你如今还如此的不识时务啊！你以为父王走了，现在这王府就轮到你做主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王爷？”

那妇人狠狠地盯着他，叫道：“那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你这个逆子！”

凤九天哈哈一笑，踱到她身边，贴着她的耳边轻声道：“就凭你？也配说母亲这两个字？你不会忘了，我娘是怎么死的吧？”

那妇人浑身一震，目现惧光，似乎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。凤九天道：“你需不需要我提醒你啊？本来我是想遵从父王的意思，让你自行了断，偏偏你如此不知好歹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让你也尝尝我娘当初受死的滋味吧！”

那妇人吓得顿时两眼一翻，昏死过去。凤九天瞥了她一眼，冷哼一声：“没用的东西！管周，拖她下去！”

管周应声而出，拖着妇人出了院子，凤九天转眼见那宝珠还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轻浮一笑，走上前去，抬起她的下巴，叹道：“生得倒好，可惜啊……”

宝珠颤声道：“王爷只要能饶了奴婢，让奴婢做什么都行。”

凤九天讥笑一声，道：“做什么都行？好啊。”他举目望见院门口站了一个小厮，生得矮小委琐，便指着他叫道：“你，进来。”

那小厮连忙跑了进来，低首道：“王爷唤小的何事？”

凤九天看了一眼宝珠，懒懒地坐在一旁，说道：“这丫头看着还行，赏

你了。今晚就办了吧。”

宝珠浑身发颤，似想极力忍住眼泪，却见那小厮一愣，接着满面喜色，连忙叩头道：“多谢王爷！”上前拉着宝珠就往外走。走了三步，却见宝珠哀叫一声，挣脱了那小厮，直往墙上撞去，众人都没料到她会寻死，皆是一愣，只听见“咚”地一声，宝珠的头顿时鲜血直流。

凤九天脸色一沉，厉声道：“混账奴才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！”

那小厮吓了一跳，赶紧跪在地上，想去扶宝珠，又不敢动。凤九天远远地看了一眼宝珠，冷声道：“去看看，死了没。”

小厮赶紧上前细看，连声道：“王爷，还有气。”

凤九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有气就好。卖去妓院，有的人治她。想寻死？哼！本王就偏要你活着！”

有人上来将宝珠抬走了，清扫了血迹。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清风凉凉，宁西王府里却是满目的萧瑟，在初秋的阳光中，充满了血腥。

旭日东升，清幽的宓园，笼罩在一片朦胧的金色光晕中，仿佛怀着悠悠心事的少女，清柔而明媚。不大的院子里，几棵柳树随风轻扬，花草飘香，清新宜人。

门打开了，走出来一个穿着绿色衣衫的少女，她朝院子里望了一眼，立即跑到一盆盛开的花朵前，开心地叫道：“小姐！小姐快来看！白菊花开了！”

她惊奇地看了看那花，回头望去，院子里走来一位双十佳人，柳腰轻盈，五官清柔，虽无倾国倾城之色，一双明眸却灿若星辰，顾盼生辉，光彩照人。此女正是君家二小姐君亦休。她缓缓地走到那盆菊花跟前，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，叹道：“真不容易啊，我还以为救不活了呢！”

绿衣丫头笑道：“还是小姐厉害，当初三小姐差点把这花扔了，我就说了，这整个君家，就只有小姐能救它！”

君亦休轻笑一声，道：“燕儿，你的嘴真越来越甜了，这一大早就开始夸我了。圆儿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任性了。唉。”

燕儿捂着嘴笑道：“小姐这么一说，奴婢倒想起一件事来。昨个儿西街

的刘掌柜差人来给三小姐说媒，你猜怎么着？三小姐直接将那聘礼扔了出去，还把那媒婆大骂了一通！哈哈，小姐你是没看见，当时夫人那脸啊，都气绿了！”

君亦休叹道：“唉，圆儿也真是……不过也不知道爹是怎么想的，那刘掌柜的儿子一看就是个酒色之徒，多半也是看中圆儿的美色，才会跑来提亲。以圆儿的性格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”

燕儿笑道：“就是！如今整个府里，没有人治得了三小姐，呵呵，我看过不了一会儿，夫人准会又到小姐这儿来唠叨！”

君亦休轻轻地皱了皱眉，站起身来，叹了口气，转身道：“燕儿，我听说百士坛明天就要开讲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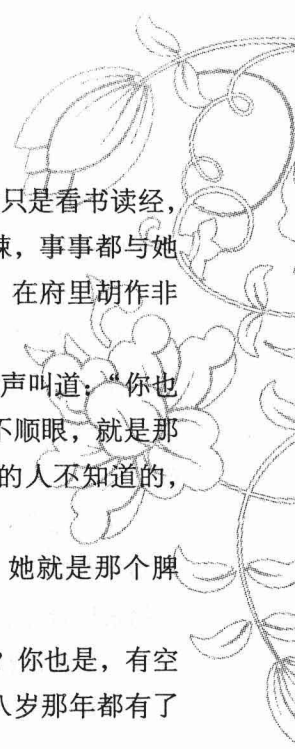
燕儿张大了嘴，惊道：“小姐，你不会真的想去吧？可是老爷说了，小姐你除非是去梅花庵，否则是不许你一个人出门的。”

君亦休叹道：“唉！这百士坛三年才开一次，上次就是因为爹爹阻挠，所以没去成。今年宁西王爷大丧，才推延至现在。我……真的好想去看看。”

燕儿道：“反正小姐难熬的日子也不多了，不是说过了今冬小姐就不用顾忌什么了？还是再忍忍吧。”

“忍什么呀？我可再也忍不下去了！”话音刚落，院子里走进来一个妇人，身后跟着两个小丫头。那妇人年纪约摸三十多岁，满头珠翠，华服在身，一脸的不耐之色。君亦休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二娘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宓园了？”

来人正是君家夫人徐丽珍，君望祖在宁都经营的是绸缎生意，已历经二代，虽然在宁都算不得什么数一数二，可也是殷富之家。自十年前君望祖的发妻齐挽思去世，他便将这徐丽珍扶了正，如今也是君府里堂堂正正的女主人了。君望祖膝下有一子三女，大儿子君亦尘自母亲去世后便离家出走，已经十年未归。家里只剩下三个女儿。二女儿君亦休、三女儿君亦圆，皆是齐挽思所出，四女儿君亦巧才是徐丽珍所生。齐挽思还在时，徐丽珍还算是贤淑，偶尔有个小肚鸡肠，碍于自个儿的身份，也不敢过于张扬。齐挽思一死，徐丽珍扶了正，不知怎的觉得自个儿终于能扬眉吐气了，



行为举止就越发地张狂起来。君亦休是个不问世事的，每天只是看书读经，针织女红，她也找不出什么麻烦，唯有那君亦圆，性子泼辣，事事都与她对着干，她心里真是恨得要命。无奈君亦圆仗着她爹疼爱，在府里胡作非为，谁也治不了。

如今她一肚子的怨气没处发泄，一屁股坐在院子里，大声叫道：“你也不管管你那个好妹妹！哼！给她说了多少媒？她不是这儿不顺眼，就是那儿不满意！如今连巧儿都定了亲，她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外头的人不知道的，还只当是我这个当二娘的苛待了她！”

君亦休奉上茶来，轻声道：“二娘何苦跟圆儿生气，她就是那个脾气。”

徐丽珍气道：“什么脾气？她眼里什么时候有我这个娘？你也是，有空就多劝劝她，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就应该早作打算！我十八岁那年都有了巧儿了！难道你想她和你一样，二十岁了还没嫁出去？”

众人闻言脸色都是一变，燕儿忍耐不住，开口道：“夫人怎么这么说？小姐……”

君亦休轻声打断道：“燕儿！别多嘴！”

燕儿一脸的忿然，却不得不住了口，徐丽珍道：“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现在的圆儿就跟当初的你一个样儿！好的不学，尽学些不中用的。你自己说说，当初你要不是挑三拣四，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找到婆家？刘家不行，都是些不识字的大老粗，赵家也不行，全是书呆子，陈家呢，公子哥儿又太软弱了……亦休，你不要怪二娘说你，这女儿找婆家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先前两年还有人来说，你统统不愿，如今倒好，不仅没人来说，那些个媒婆还四处去乱讲，说你长得奇丑无比，现在谁还敢娶你啊？如今圆儿也跟着你学，你们……你们是想气死我是不是？”

君亦休低了头，轻叹道：“二娘，我的姻缘，是要听天命的。至于圆儿，她是宁都出了名的美人，不愁嫁不出去。你放宽心，她也会有自己的好姻缘。”

徐丽珍站起身来气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们一个个地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也不把我当回事了。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，我也管不着！”

君亦休低了头，正想再劝，却听见一个男声道：“行了，你整天就知道唠叨这些，亦休这么大的人了，自己心里有数。”

众人连忙站到一旁，君亦休唤道：“燕儿，快去奉茶来！”

那男人走进院来，约摸四十多岁，身体已经略略有些发福，他一脸严肃，径直走到君亦休身旁坐了，方才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坐坐就走，店里还有事。”他看了看徐丽珍，道：“你没什么事就去看看巧儿，刚才她好像在找你。”

徐丽珍无法，只得应了一声“是”，扫了君亦休一眼，慢慢地走了。这君亦休看似平淡，也不喜欢多说什么话，奇怪的是，君望祖唯独对这个女儿另眼相看。不管有什么事，从来都不责罚她，偶尔生个气，也不会大声训斥。如果说君亦圆嘴甜，会讨君望祖欢心，所以他宠着她也说得过去，可这个君亦休，又为什么老是被护得严严实实？

徐丽珍走出园门外，心头还是不甘心，忍不住啐了一口，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！就知道装可怜讨同情！哼！跟你那个娘一个样！”

园子里，君望祖严肃地看着君亦休，说道：“这两天你别打那百士坛的主意，我跟无花师太说了，你要是有空，就去梅花庵里帮她老人家抄抄经，要不就呆在家里别出门。总之过了这个冬天，什么都好说！明白吗？”

君亦休沉了眼，淡淡道：“是。女儿知道了。”

君望祖看了她两眼，忍不住叹道：“亦休，你别怪我，你娘死的时候，什么都放下了，只唯独你……有些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只要你能平平安安，爹就放心了。爹也没什么好盼望的了，只是你大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顿了一下，将头转过一旁。

君亦休上前蹲在他身前，淡淡笑道：“爹爹这是怎么了？大哥永远都是您的儿子，总有一天，他还是会回来的。”

君望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也没什么指望，他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了。我只想在我断气之前，再见他一面，也就够了。”

君亦休面色一顿，连忙道：“爹！您别这么说！大哥不会怪你的。娘的死，也不全是您的错！我……”

君望祖见她神色之间隐有哀伤，连忙急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是爹不好，

不该说这些。其实爹也没什么。亦休，你要顾好自己的身子。”

君亦休连忙挤出一个笑容，道：“我知道的。爹就别操心了。”

君望祖在她的发间轻抚了两下，叹道：“那浮香丸，你可有记得吃？”

君亦休道：“孩儿记得的。无花师太嘱咐我的事，我怎么会忘呢！只是孩儿这些年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外面是什么样子，怕都是不记得了。”

君望祖见她神情落寞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叹道：“亦休别想太多了，反正你要记住爹说的话，过了今冬，等明年开了春，你就可以不用这样小心了。这些年来，爹不敢让你接触外头的人，也是怕你的身子会受不了。当年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，唯有那和尚救了你一命，有些事，由不得我们不信。”

君亦休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她十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心痛如绞，呕血不止。所有的人都说要准备后事了，却突然来了个疯疯癫癫的和尚，硬说她命还未绝，将自己和她关在屋里三天三夜，果真救回了她一条小命。齐挽思感激涕零，欲以重金酬谢，那和尚却哈哈一笑，说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君亦休须往梅花庵求个浮香丸的方子，十天服食一粒，不见血，方可保命。二十岁以前，不可动大喜大悲大怒之情，不可有任何情欲之念，否则再见血，命就难保一年。

一个姑娘家得了这么个怪病，哪里敢张扬？君家也只有君望祖、齐挽思和长子君亦尘知晓，连君亦休本人也并不十分明白个中内情。齐挽思去世时，最放不下的就是君亦休的病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二十过后方能给君亦休找婆家。此前她得病之事，不许告知任何人。所以君亦休二十了还待字闺中，不知情的只道是君家二小姐丑得不能见人，嫁不出去。

好在梅花庵的无花师太听说她的事后，说她与佛有缘，常让她到庵中抄经理佛，这些年，除了家里和梅花庵，君亦休没再踏足过任何地方。

第二章 四 绝

深秋露重，宁西王府里一大早笑声不断。凤九天坐在霁深园的芙蕖阁里，脸上似笑非笑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霁深园是宁西王凤九天的侍妾们住的园子，众所周知，凤九天专养侍妾，并无一妃。如今霁深园八阁中已经住了五阁，其中四人，都是西藩名门之女，唯有一人不是，那便是芙蕖阁的花红好。

花红好，一提这个名字，宁都城内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她原本是胭脂楼里的头牌花魁，号称“艳冠西宁”，生得明艳动人，天生一副媚相，尤其是那娇滴滴的声音，能把男人的魂儿都叫没了。凤九天只看了她一眼，便将她纳入府中，成了八侍妾之一。本来以她的出身，要进宁西王府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，可偏偏遇到这新王爷，从来不喜欢按规矩办事，不仅迎她入府，还是大红花轿一直抬进了霁深园。风头大大盖过了园子里的其他四位侍妾！

其他四位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，心里却是大为不服。计嫿，甘露，罗蝶，春盈，随便找一个出来，不是大家闺秀，也是小家碧玉，个个姿色容貌都堪称上品。凭什么就让一个青楼出身的花红好占尽了风光？

可是更让人恨得咬牙的是，花红好自打进了霁深园，凤九天更是样样宠着她，一个月至少有十五天在她房中留宿，那还了得？

此刻，花红好正在院中踢毽子，她一身绯红的短衣，衬出娇好的身段，发丝在微风中随着身体的摆动轻轻飞舞，明艳的脸上，已经有了一层薄汗。旁边站了个小丫头，正在轻声地数着：“九十七，九十八，九十九，一百！花夫人，一百个了！”

花红好大笑一声，停了下来，叫道：“哈哈！今个儿可算是成功了！王

爷！你答应我的可不许赖！”

凤九天正要发话，却见管周走了过来：“王爷！国卿府游公子到了！”

花红好撒娇道：“王爷，让他等会儿嘛！”

凤九天没有理她，站起身来，整了整衣衫，说道：“请他去卷云阁稍候！”花红好有些急了，连忙上前拉住他的衣袖，娇声道：“王爷！”凤九天回头冷冷地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她心中一沉，连忙放开手，低声道：“王爷慢走！妾身……在这里等候王爷回来！”

凤九天微微一笑，拍了拍她的脸道：“这才乖。你自己玩吧。”花红好咬住嘴唇，笑着点了点头，看凤九天出了院子，才松了口气，手心里已经捏出一把汗来。自从她认识凤九天，就越来越觉得他喜怒无常，性子难以捉摸。上一刻还笑意盈盈，下一刻就冷漠如冰。好在她是名妓出身，最懂得看男人的脸色，否则哪能得宠到现在？

此时宁都城中心的广场上，已经是搭台建案，人头攒动。三年一开的百士坛今天就要开讲了。此番盛会不仅吸引了西藩之地的风流才子，连天京城内也有不少名人雅士慕名前来参观。

天垠朝西藩之地，向来以民风开放为著。历代宁西王都是性情中人，不限制各种学说言论，因此，风气较之其他三藩，更为自由，由此得来“西藩辈有才俊出，百士相争竞风流”之说。百士坛最早就是由宁西王发起，逢夏末秋初，三年一开，但凡西藩有名的才子都会前往一展才能，宣传自己的著作学说。宁西王也借此招揽人才，为己所用。

今年因第三代宁西王凤宇赞大丧，因此百士坛不得不推迟至秋末，虽然天气已经转凉，但并没有减弱才子们的热情。主坛前，有三个清秀才子，正在四下张望。其中一人，容貌俊美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女子，引来不少人侧目。另一个身着绿衫，身材较矮的叫道：“三小姐……”

那美貌公子低声喝道：“燕儿！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是三少爷！真是被你害死了！”

燕儿扁了扁嘴，委屈道：“是，三少爷。”

这时，旁边一直没开口说话的白衣公子，终于忍不住轻声笑道：“好了，圆儿，你别凶她了，她也是不习惯。燕儿，这里是百士坛，你还是注

意些，被人识穿了我们的身份，可就不好了。”

燕儿低声道：“是，二小……二少爷。”

白衣公子正是君亦休，早上她正发愁怎么才能来这百士坛，可巧君亦圆就跑来找她，那丫头岂是个呆的住的人？老早便在打这百士坛的主意，生怕一个人跑去被父亲责骂，想着拉君亦休一同去，也能少挨点骂。君亦圆一向鬼点子多，不知从哪儿找来男人的衣衫，鼓动着二姐扮成男子，一起悄悄地溜出家门。谁知燕儿不放心君亦休一个人出门，硬是跟了来，君亦圆见她战战兢兢的样子，就一肚子不舒服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

此时主坛走上来几人，一一在主席台上坐定，才见司仪上前，朗声道：“诸位！今年的百士坛与往年一样，凡有才智者皆可以上来大显身手，不论诗文书画，若能一举夺魁，宁西王重重有赏！”

君亦圆笑道：“哈哈，你看，今天的官老爷来得真齐，不仅宁都府尹来了，连右督司马尚大人也来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立刻走上去一个蓝衣公子，拱手道：“在下蒋俨，各位有礼！今日有幸在此与各位共襄盛举，蒋某甚感荣幸！”

君亦圆惊声叫道：“表哥！他也来了！”

君亦休轻声道：“表哥也算是宁都四大才子之一，来这百士坛有什么奇怪？圆儿就是大惊小怪。”

君亦圆吐了吐舌头，低声笑道：“我以为他名气已经够大，不屑于来这儿呢！那照这样看，不知道四绝公子会不会来？”

君亦圆拉着姐姐，避开周围的人，直往台前进，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面，顿时将台上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。

百士坛主台有半人高，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君亦休三人挤到台前，只见蒋俨面带笑容地坐在一旁，对面坐了三个人，其中一个身着紫衣的人叫道：“蒋俨，怎么四大才子就来了你一个啊？盍泚呢？不敢出来见人啊？”

蒋俨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“我不过是来凑个热闹，就你们几个，有我就够了。”说着，将手中的折扇“哗”地一声打开，分明是轻视至极。那三人顿时怒容满面，叫道：“蒋俨！你未免太轻狂！敢不把我们宁城三杰放在